



“人天长夜，宇宙黯黯，  
谁启以光明？三界火宅，众  
苦煎迫，谁济以安宁？大悲  
大智大雄力，南无佛陀耶  
……”

1929年一夜，一段恢宏  
激越的旋律从南安康美雪峰  
寺传出。弘一法师吟唱着曲  
子，为太虚大师的《三宝歌》  
谱曲完稿。他们可能也没想  
到，这首曲子流传至今，已成  
为中国佛教最具代表性的精  
神之歌，被尊为佛教教歌。

两位高僧在雪峰寺共创  
《三宝歌》，可谓因缘殊胜。  
雪峰寺内，循着弘一法师的  
足迹拾级而上，一座“晚晴  
亭”屹立林间。“千古江山留  
胜迹，一林风月伴高僧”，树  
影婆娑下，楹联在石刻上跳  
动，似在诉说弘一法师与南  
安的因缘往事。

## 人物 弘一法师

弘一法师是近代四大高僧之一。原名李叔同，1880年10月23日，出生于天津，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是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在杭州虎跑定慧寺正式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1942年10月10日，写下“悲欣交集”四字，10月13日，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终年63岁。

## 遗迹 雪峰寺晚晴亭

雪峰寺自建寺以来，历代都有高僧来往，近代四大高僧中的弘一、太虚曾会集该寺，留有诗文墨宝，尤其是弘一法师先后两次游住雪峰寺，留下十分珍贵的题匾和诗文，寺中现保存有弘一法师手迹石刻楹联10多对。为纪念弘一法师，1984年，广净法师建“晚晴亭”于寺院竹林边，并由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书写楹联：“千古江山留胜迹，一林风月伴高僧。”



航拍雪峰寺。

# 千年武荣留胜迹 一林风月伴高僧

王君

## 挑灯夜话

庚子年末，日暖风和。从南安市区沿纵  
三线驶至康美镇，只见在云水苍茫中，晨钟  
击破长夜，雪峰寺里的方外之士，开始陆续  
上山佛拜。

这座始建于唐末的闽南名刹，依山势自  
下而上，气势磅礴。高大巍峨的山门，层层  
叠叠的亭台雨榭，蜿蜒曲折向上。一层门庭  
一层开阔，殿殿梵刹阶梯林立。

雪峰寺后，古树成林，小径幽深，诚天  
然之修禅胜地。行至“晚晴亭”旁，一方刻  
有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赠与雪峰寺  
的楹联“千古江山留胜迹，一林风月伴高  
僧”的石头，在苍翠的山林中格外醒目。走  
近细观，亭中石碑记载着弘一、太虚、转逢  
三老在雪峰会合的故事。三老会合时，太  
虚大师的诗中还还原了当时情景——

寒郊卅里去城东，  
才过清溪便不同。  
林翠荫含山外路，  
蕉香风送寺前钟。  
虎纵笑觅太虚洞，  
狮窟吟留如幻松。  
此夕雪峰逢岁尽，  
挑灯共话古禅宗。

抚今追昔，遥想弘一法师在此“一林风  
月”中修禅问道，谈古论今，此情此景正如五  
柳先生所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1928年底，弘一法师首次来到福建，本  
想经厦门前往泰国的他，因身体不适登岸休  
息。受陈嘉庚胞弟陈敬贤盛情招待和挽留，  
在南普陀寺下榻，旋即转南安雪峰寺度岁。

这一登岸，人生最后14年的“闽南时光”  
就此开启。

1929年年底，弘一法师第二次到闽南，  
与太虚大师、芝峰法师一同到雪峰寺度岁。  
当时闽中尊宿转逢和尚主持雪峰，规矩严  
肃，称为闽南名刹。

弘一法师两次登闽，皆在雪峰寺度岁，  
可见大师与雪峰寺的法缘之深。

在雪峰寺里，他们秉烛夜谈，精心合作  
谱写《三宝歌》。为了再现当时的场景，今  
年，雪峰寺有意请佛教界专家到南安共商研  
讨，雕塑石像，重现三老会合，挑灯共话古  
禅宗的一幕。

《三宝歌》完成创作后，在当时佛教刊物  
《海潮音》登载即广泛流传，尔后又法尊法  
师将歌词译成藏文传入康藏地区，因而被推  
崇为“最早用现代曲谱编写的一首著名佛教  
歌曲”，这也是弘一法师出家后所谱的唯一  
佛教歌曲。



雪峰寺晚晴亭。

用弘一法师自己的话说，“今年在各地（泉、  
漳、厦、惠）讲经，法缘殊胜，昔所未有。”

1940年10月起，弘一法师驻锡南安洪梅镇灵  
应寺半年之久，寺庙至今仍保留着他的禅房。

走进灵应寺，西厢“香积堂”右侧的禅房便是  
弘一法师的住所。推开老旧的木门，十来平方  
米的房间里，一张木床已落上一层薄灰，屋  
内还摆放着一张书桌、两把椅子、一条长凳，  
这让房间显得更加狭小。

一床一窗，一桌三凳，如此简陋之室，即为一  
代宗师半载修行之处。想必当年，残月独挂，  
一孤灯、一斜影、一老僧、一心修行。墙上的  
佳联正是大师半年灵应寺修行的最好写照：不  
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

弘一法师居灵应寺，一众佛教道友、文化界  
人士纷纷上山拜谒，法师常以书法赠送结缘。  
几十年前，弘一法师就是在这间禅房里，挥笔  
题下“净地何须扫，空门不用关”“念佛不忘  
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等佳句，这些墨宝在灵  
应寺里随处可见。

在灵应寺期间，弘一法师还亲撰“唐僧灵应

## 陋室结缘



灵应寺弘一大师纪念堂前的灵应祖师真身塔。

祖师现化记”刻于真身塔，在塔旁，灵应寺为了  
纪念弘一法师，还建有一座弘一大师纪念堂。

在泉州弘法期间，弘一法师行游各地，锡杖芒  
鞋，三衣钵，完全是一个苦行头陀。他严守“过  
午不食”的戒条，以绝大之毅力，历时3年整理完  
南山宗律，完成《南山五部》善本，最终重兴律宗，  
被尊为第十一代律宗祖师。



灵应寺内弘一法师的住所至今保持原貌。

这一件件墨宝文献，是弘一法师留给人间的一  
笔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一雨之润，万卉并  
育”，墨宝散落千家万户，留给世人许多启迪  
和思考。弘一法师的精神文化遗产不但留给泉  
州，还通过海峡传到隔海相望、一衣带水的台  
湾，成为最常被台湾佛教界论及的“民国佛教  
四大师”之一。

## 诗情种子

弘一法师在世间法上，是个诗情种子，虽然出  
家后，把世俗的文学、艺术抛在九霄云外，但是  
那种系念之情，依然存在。

1933年，弘一法师与法侣们道经南安境内潘  
山时，发现矗立在山坳里的唐末唯美派诗人韩  
偓的墓道，骤然惊喜，立即嘱托高文显撰写。

1935年再去寻觅墓地，这次却落了空。由于  
弘一法师对韩偓墓的极度重视，泉州文化界热  
心公益人士纷纷响应，出资修葺韩偓墓道。同  
年11月9日，弘一法师还请在墓道碑旁帮他照  
相，“以奉胜进居士”。可以说，如果没有弘一  
法师的推崇和重视，韩偓墓至今可能还在山里  
继续着它的千年沉睡。

佛家讲究缘分，而缘是可遇不可求的。弘一  
法师历来惜缘，这层缘分因文缘而起，当然也  
应由文事延续了。

1941年春，自知时日不多，弘一法师催促高  
文显尽快完成《韩偓评传》，以旌表韩偓一生  
忠烈，并亲自作序，又为《香奁集》辨伪。他  
在序言中作了如此评价，为研究韩偓提出了  
独创性的见解：“胜进居士为撰偓传，以示  
青年学子，俾闻其风者，励节操，祛卑污，  
堪为世间完人，渐以薰修佛法，则是书流布，  
循循善诱，非无益矣。夫岂世俗文学典籍所  
可同日语耶？”

一年后的晚秋，弘一法师圆寂于泉州温陵养  
老院晚晴室，临终前写下“悲欣交集”四字绝  
笔。为何而悲？为何而欣？颇费思量。

这个曾被誉为“二十文章惊海内”的文艺大  
师，这个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一代高僧，就如  
一颗耀眼的星辰陨落泉州北郊清源山上的一  
片芳草之中。而在清源山西侧不远处的葵山  
之麓，则安息着被誉为“唐末完人”的一代诗  
人韩偓，那是千年之前陨落的一颗文坛巨星。

他们都来自遥远的北方，又在不同的时空辉  
映过泉州历史文化长空，最终又陨落于泉山  
晋水之间，成为一个城市的文化之瑰宝。

（图片为本报记者 黄奕群 拍摄）

## 忘年之交

在闽期间，弘一法师曾极力推动闽南的僧伽  
教育发展，培养了大批佛教人才。也许冥冥之  
中自有因缘，1928年，49岁的弘一法师和15  
岁的高文显在厦门南普陀寺不期而遇。

高文显是南安水头人，那年，他还是个初二  
学生，法师对这名一脸虔诚、腼腆，碰面不敢  
说半句话的少年，留下了印象。

1929年，弘一法师再到厦门南普陀，两人再  
次见面，但止于打招呼。1932年，弘一法师  
第三次到南普陀寺，便传见高文显，为他取名  
“胜进”之后，只要弘一法师在厦门，高文显  
便侍奉其左右，倾听其教诲，他也在处理日常  
事务中学到不少知识，吸取很多精神教养。

后来的几十年里，高文显成长为佛学宣传家、  
英国生物学博士，除了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之  
外，仍不忘弘一法师对他的教诲，在海外报刊  
发表了《弘一大师的生平》《弘一大师逸闻》  
等许多介绍弘一法师佛学业绩的文章。1987  
年带病返回水头

故里的他，在获悉《弘一大师全集》正在着手  
编辑出版时，特嘱其女儿将久藏在香港家中的  
文书和文物藏品，悉数影印寄回，大大充实丰  
富了《弘一大师全集》内容。

弘一法师和高文显年龄相差34岁，在为人处  
世、道德品行，以及文章、学业等悉心培育了  
高文显10年，他们的关系正如刘质平（音乐教  
育家，李叔同弟子）所说，“名为师生，实同  
父子”。一位年过半百的高僧，与一个十几岁  
的少年结成“忘年交”，这是人际关系上少见  
的特例，至今仍为佛教界及世人所称道。

出家人阅后，弘一法师虽然一再自谦“诸艺  
俱废”“一事无成人渐老”，但对四方慕名来  
访或求教的后学晚辈都能循循善诱，耐心教  
育引导，在弘一法师的影响下，闽南的陈珍珍  
、陈祥耀等，一生都秉承他的教导，做到修身  
重于修艺，修艺赖于修身，分别于佛学、诗  
文、书画等领域中取得卓越的成就，成为当  
下八闽文艺界的佼佼者。